

古

文  
释  
义

〔清〕余

誠編  
呂  
蕡校注

北京古籍出版社

## 前　　言

《古文释义》为清代上元（今南京江宁县）人余诚乾隆八年编选评注。该书共计八卷，共收先秦至明散文（内含少量骈文）144篇，均为历代著名的古文精品。每一篇采取段落、字句旁批，上方细目评点（眉批），文后总评、注释、序解（译文）的形式。由于此书选篇浅近精良，批注全面精当，最便初学古文者学习，因此，此书一经刊印，便风靡于世，成为继《古文观止》之后又一部深受人们喜爱，流传广、影响大的蒙学读本。

古文选本，自《昭明文选》至清不下几十种，坊本更是多如牛毛。而能够使初学者开卷瞭然、胸中眼底触处洞悉的佳本却不多。《古文释义》虽不似《古文观止》名称响亮，所选古文也仅为《观止》的一半有余（《古文观止》所选古文二百二十篇），然而其一针见血的批注，独特新颖的编排形式，却是《观止》及其它选本所未及的。过去的学生在读《古文观止》前往往先读此书，再读“观止”，缘由在于它的评注最宜于初学古文者。

中国古文字法、句法均非常讲究。往往一字一句含有很多意义，尤其像《左传》、《国语》等先秦著作，言简意赅，有“一字褒贬之誉”，然而一般初学者理解起来实为困难。本书选文首先点出每篇文章的来龙去脉、通篇大旨、社会背景，以便初学者尽快入门，理解全文，然后逐段、逐句甚至对一些个别字进行详细评点，指出文章纲目结构、承接转折、语法特点，以利学习者明其区别、悟其趣味、得其神妙，用其方法，实是学

习古文、学习先人写作方法的良师益友。

今天我们对此书进行整理校注，删繁就简（将原书中眉批  
评点揉入文中段落、句旁；删原书序解），目的在于将书中精彩  
的批注、作者独到新颖的论述送于读者，以使学习者在学习时  
免去枯燥乏味的感觉，眼目清朗。

由于水平有限，不妥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吕 莺  
一九九六年二月

---

# 目 录

左传	.....	(1)
郑伯克段于鄢	.....	(2)
周郑交质	.....	(9)
石碏谏宠州吁	.....	(12)
臧僖伯谏观鱼	.....	(16)
郑庄公戒饬守臣	.....	(20)
臧哀伯谏纳郜鼎	.....	(26)
季梁谏追楚师	.....	(30)
曹刿论战	.....	(35)
齐桓公伐楚盟屈完	.....	(38)
宫之奇谏假道	.....	(43)
介之推不言禄	.....	(46)
展喜犒师	.....	(49)
烛之武退秦师	.....	(52)
晋败秦师于殽	.....	(56)
秦人伐晋	.....	(59)
宁武子来聘	.....	(61)
王孙满对楚子	.....	(62)
齐国佐不辱命	.....	(64)
楚归晋知䓨	.....	(68)
吕相绝秦	.....	(71)

穆叔重拜鹿鸣	(78)
子产告范宣子轻币	(80)
晏子不死君难	(83)
季札观周乐	(85)
子产坏晋馆垣	(91)
子产论尹何为邑	(96)
晏子论梁丘据	(99)
子产论政宽猛	(102)
夹谷之会	(104)
吴许越成	(107)
<b>国语</b>	(111)
祭公谏征犬戎	(112)
召公谏厉王止谤	(117)
襄王不许请隧	(120)
仓葛不服晋	(123)
单子知陈必亡	(125)
敬姜论劳逸	(131)
叔向贺贫	(135)
王孙圉论楚宝	(137)
诸稽郢行成于吴	(140)
范蠡不许吴成	(144)
<b>公羊传</b>	(149)
荀息不食言	(149)
宋人及楚人平	(151)
<b>谷梁传</b>	(155)
虞师晋师灭夏阳	(156)
公会齐侯于夹谷	(159)
<b>檀弓</b>	(163)

晋献公杀世子申生	(164)
曾子易箦	(165)
有子之言似夫子	(167)
公子重耳对秦客	(169)
杜蒉扬觯	(171)
苛政猛于虎	(173)
不食嗟来之食	(175)
晋献文子成室	(176)
<b>战国策</b>	(179)
邹忌讽齐王纳谏	(180)
赵良说商君	(182)
苏秦以连横说秦	(189)
苏秦以合纵说赵	(195)
颜斶说齐王	(201)
避席择言	(204)
秦讲三国	(207)
报燕惠王书	(209)
冯煖客孟尝君	(215)
庄辛论幸臣	(221)
范雎说秦王	(225)
触詟说赵太后	(231)
赵威后问齐使	(236)
遗燕将书	(238)
说难	(244)
唐雎不辱使命	(250)
<b>楚辞</b>	(255)
卜居	(256)
渔父辞	(260)

<b>南华经</b>	.....	(263)
养生主	.....	(264)
<b>秦文</b>	.....	(269)
谏逐客书	.....	(270)
<b>西汉文</b>	.....	(277)
入关告谕	.....	(278)
求贤诏	.....	(279)
恤民诏	.....	(281)
赐南粤王赵佗书	.....	(282)
报文帝改帝号书	.....	(286)
过秦论（上）	.....	(290)
治安策序	.....	(298)
治安策一	.....	(302)
劝农诏	.....	(311)
令二千石修职诏	.....	(313)
谏猎疏	.....	(315)
难蜀父老	.....	(318)
议不举孝廉者罪诏	.....	(325)
求茂材异等诏	.....	(328)
报任少卿书	.....	(330)
答苏武书	.....	(347)
报孙会宗书	.....	(358)
<b>史记</b>	.....	(365)
五帝本纪赞	.....	(366)
秦楚之际月表	.....	(368)
孔子世家赞	.....	(371)
萧相国世家赞	.....	(372)
伯夷列传	.....	(374)

管晏列传赞	(380)
平原君虞卿列传赞	(382)
范雎蔡泽列传赞	(383)
酷吏列传序	(385)
<b>东汉文</b>	(389)
与子陵书	(390)
绝域请还疏	(391)
为兄上书	(393)
遗黄琼书	(398)
前出师表	(401)
后出师表	(406)
<b>晋文</b>	(413)
陈情表	(414)
兰亭集序	(418)
归去来辞	(421)
<b>唐文</b>	(425)
滕王阁序	(426)
为徐敬业讨武氏檄	(435)
与韩荆州书	(440)
春夜宴桃李园序	(446)
吊古战场文	(448)
陋室铭	(454)
阿房宫赋	(456)
<b>韩文</b>	(463)
原道	(464)
获麟解	(473)
答李翊书	(476)
与于襄阳书	(481)

送董邵南序	(484)
送孟东野序	(486)
送李愿归盘谷序	(492)
祭鳄鱼文	(496)
祭十二郎文	(500)
<b>柳文</b>	(507)
桐叶封弟辨	(508)
捕蛇者说	(511)
邕州马退山茅亭记	(515)
<b>宋文</b>	(519)
待漏院记	(520)
黄冈竹楼记	(525)
严先生祠堂记	(528)
岳阳楼记	(531)
谏院题名记	(534)
爱莲说	(536)
朋党论	(538)
昼锦堂记	(542)
醉翁亭记	(546)
秋声赋	(549)
赠黎安二生序	(553)
读孟尝君传	(555)
辨奸论	(557)
留侯论	(562)
范增论	(567)
喜雨亭记	(572)
前赤壁赋	(575)
后赤壁赋	(580)

上枢密韩太尉书	(584)
<b>元文</b>	
加封孔子制	(590)
<b>明文</b>	
阅江楼记	(594)

## 《左传》

《左传》是先秦历史文学中的一部著名著作。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春秋》本是鲁国的一部编年史，但记事简括，仅是历史大事记。《左传》是鲁人左丘明以《春秋》为纲撰写的一部内容详细的编年史。

《左传》记事，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止，共二百五十五年。主要记叙了春秋各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重大的历史事件。

另外还有解释《春秋》的《公羊传》、《谷梁传》，后人将这两部书和《左传》，合称为《春秋三传》。

## 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 《左传》

本篇选自《左传》鲁隐公元年。标题是《春秋》原文里的一句话。《春秋》经文一般记载兄弟之事，而《左传》之文，起止皆言母子，是“推原其所由起，而究其所终极也”。

《左传》中凡言“初者”，是纪当时之事，推其所开始。

初，初者，因纪此日之事而推其所自始也。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sup>①</sup>，劈头一笔直提武姜，伏下“城颍如初”。生庄公，及共叔段。点明两人是同母兄弟。经文纪兄弟之事，而传文起止皆言母子，是原其所由起而究其所终极也，伏下“伐京、伐鄢”罪案。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sup>②</sup>。此四句清出武姜恶庄公根由，见其恶之无理也。爱共叔段，紧接爱段，若因恶庄而见其爱，亦出于无名矣，爱恶是祸根，特为揭出。欲立之，亟请于武公，“欲立”是祸胎，再加上“亟请”，见其请非一两次，写姜僻溺颠尽致，而庄公此日之愤恨当不可以言语形容矣。公弗许<sup>③</sup>。此一段叙出爱恶之由，为骨肉伤残张本。

及庄公即位，亦莫忽略看过，庄公之所以能成杀弟之志者全得力在此。为之请制<sup>④</sup>。庄公即位无可奈何，求一险阻之地为段安身之所，进可以徐图，退可以远患也，当非漫请者。公曰：“制，岩邑也，严险是郑庄隐病，故开口道出此四字，应算失口，幸下句接得圆。虢叔

死焉。他邑唯命⑤。”公之答词颇似爱段，其实恐段据险地，倘或变生不测，难以制服，其于姜氏来意未必不早以窥破，奸雄原有见识，又善于措词，使听者动情，则奸而且佞矣。请京，使居之，京之为地虽大，然必不险，可知在姜之请又其次而庄则非是不与居也，克段主张此日已安排妥矣。谓之京城大叔⑥。三请，写尽姜氏僻溺。段之伎俩，庄必久已深悉，故又加之尊号以侈其志，使段堕入术中，而不知此正是下毒手处。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⑦。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⑧。持论颇有原本，特未知郑庄心事耳。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⑨。”公曰：“姜氏欲之，冲口提出“姜氏”二字，足见胸中愤恨无限。焉辟害⑩？”先归咎于母，作“城颍”伏案。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所滋蔓⑪。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此一段祭仲详图制陈利害，而公归之于母命也。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宽以养恶，何等安闲。于姑待之。”此段祭仲意欲两全，而岂合公意？犹一“待”字深情已如揭矣。徐观其变，越写得祭仲迂阔，越见得庄公狠毒。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⑫。是段初不义处。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⑬？欲与大叔，臣请事之；故作反激话陪起“除之”。若弗与，则请除之，声贰两鄙罪。无生民心。”公子吕语较祭仲语更激切无如，皆非公志。公曰：“无庸，将自及。”仍前自毙意，全不着急。此一段言公子吕谏公除叔，而庄公仍欲养其恶也。

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⑭。更不义矣。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⑮。”公子吕又谏。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⑯。”不紧不忙，愈狠愈毒。郑庄止谏。一路步步写紧，人所视为危殆者，公皆若处之坦然，非果坦然也，公直欲纵其恶至十分，方才下手。一则曰，自毙，二则曰将崩，总是要他自投法网，而段或以为得计，

岂非愚矣，段愈愚矣，罪愈在庄矣。文妙能曲曲传出，此一段公子吕又陈而郑庄又止之。

大叔完聚，缮甲兵<sup>⑯</sup>，具卒乘，将袭郑，此四句为段罪案，正其大不义处。夫人将启之<sup>⑰</sup>。了“欲立”句，两“将”字为段与姜出脱。公闻其期，“闻”字独属在公身上，足见公一刻不能忘段之意。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sup>⑲</sup>。直待酿成罪恶至此方才下手，狠毒无敌，且师出有名。京叛大叔段，投入于鄢。公伐诸鄢<sup>⑳</sup>。复自为伐，期在必杀。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sup>㉑</sup>。此段事叙毕。正叙叔之叛败而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sup>㉒</sup>。”忽叙入经文详著，书法笔力老横。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sup>㉓</sup>。“失教、郑志”，一篇主意在此。此段就经文详解其兄弟之失义也。

遂置姜氏于城颍<sup>㉔</sup>，遥接“出奔共”句。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sup>㉕</sup>！”此下重叙郑庄待母之事。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sup>㉖</sup>。公赐之食，食舍肉<sup>㉗</sup>。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开口四字，直刺人心。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sup>㉘</sup>！”若只为自己母亲起见。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sup>㉙</sup>！”被颍考叔触动悔心，故不觉冲口道出。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sup>㉚</sup>公语之故，且告之悔。括以简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sup>㉛</sup>？”特地为公划一妙策。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庄公之悔，虽是一番假意，此际却也必有此真情。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sup>㉜</sup>！”遂为母子如初。“遂”字与篇首“遂”字应，“初”字与篇首“初”字应。此一段庄公怨母而绝之而颍考叔善于迎机开导，俾全其母子之情也。

君子曰<sup>㉝</sup>：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sup>㉞</sup>。

传凡称“君子曰”者，其皆假设之词，所以伸其论断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sup>㊷</sup>。”其是之谓乎<sup>㊸</sup>！结语微婉，讥刺庄公之意隐然言外，此一段费考叔作结，正所以罪郑庄也。

[诚评] 骨肉之际，惟宜以真情相与，不容一毫虚伪于其间也，岂第不可怨母杀弟而已哉？不幸而父母僻溺，昆季乖违，务必委婉绸缪，曲意维持。俾得回心向道，同归善域，如虞舜之克谐烝父，乃无歉于为子为兄之道。武姜因寤生而恶庄公，而爱叔段，其爱恶原极糊涂轻浅，非有大不可解之故。但其欲立叔段则不欲立庄公，可知迨至庄公即位而为叔段请制、请京，甚且将启为内应，武姜之僻溺亦已极矣，然而未至如舜母之嚣也。叔段多材好勇，一纨绔子也。其贰西北鄙、收二邑至廩延，则更愚呆。盖居京之后，正当敛迹之时，胡乃放肆，至此也。若完缮而欲袭郑，则几几乎杀郑庄矣。然亦未如象之傲日以杀舜为事也。夫以嚣母傲弟，舜且处之，各得其所，则为郑庄者，何难保全母子兄弟之情？况舜之母，后母也；象，异母弟也。姜则生母，段则同胞弟，处此当更有易焉者。而庄公乃令骨肉残伤若是，是盖缘郑庄残忍性成。君臣、母子、昆弟间无一可告无罪者也。父母恶之，劳而不怨，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母纵有无端之恶，自可婉转顺受，以俟其自悟。积而至于将启，虽由其僻溺所致，而郑庄之不孝，已明矣。段而素无杀兄之心耶？段而素有杀兄之心，亦当如舜之封象于有庳，便为处之，得其所矣。胡乃使之居京，且尊为大叔以侈之，使纵其情而无所忌惮，渐而至于将袭郑乎？且郑庄既立，则其于段也，虽兄弟而有君臣之谊，教之以纳于正，奚不可者？然则段之将袭，姜之将启，不皆郑庄之罪耶？盖自姜恶庄爱段，郑庄早已有无限愤恨，即欲置母与弟于死地而后快。此志一定，孰得而转移之，所以举朝皆热心亟谏，而郑庄偏自闲冷，及至将袭、将启，而后母与

弟一齐发落。后来母子如初，全赖考叔一番作用，其悔也，或亦良心不昧。然终恐愤恨未必尽平，况当日但闻掘隧见母，未闻反弟与国安在，其果真悔也？视虞舜之处骨肉，殊不啻天渊之悬绝矣。左氏体认《春秋》书法微旨，断以“失教、郑志”，通篇尽情发明此四字，以简古透快之笔，写惨刻伤残之事，不特使诸色人须眉毕现，直令郑庄狠毒性情流露满纸，千百载后可以洞见其心，真是鬼斧神工，非寻常笔墨所能到也。其实字法、句法、承接法、衬托法、摹写法、铺叙断制法、起伏照应法，一一金针度与。固宜吕东莱谓为“十分笔力”，吴荪右称以“文章之祖也”。

### 注释：

①初：起初。《左传》记叙往事的习惯说法。郑武公：郑庄公之父，名掘突。谥号“武”。申：姜姓国，是侯爵一级的诸侯国，在今河南省南阳市。春秋初期，为楚文王所灭。武姜：武公之妻姜氏。“武”是武公的谥号，“姜”是母家的姓氏。

②共叔段：以段逃奔共国，故称之为共叔段。寤（wù）生：胎儿倒着生出来，是一种难产现象。遂：从此。恶（wù）：讨厌，厌恶。

③亟（qì）：屡次。弗（fú）：不。

④之：指共叔段。制：郑地名，在今河南省荥阳东北，地势险恶。又名虎牢。

⑤岩：险峻。虢（guó）叔：姬姓，东虢国的国君。倚仗制地的险要，不修国政，公元前767年为郑国所灭。死焉：死在那里。他邑唯命：其他的地方，我都可以唯命是从。

⑥京：郑邑名。在今河南省荥阳东南二十余里。谓：称做。大（tài）叔：对共叔段的尊称。大，同“太”。

⑦祭（zhài）仲：郑国大夫。祭是他的食邑。都：有宗庙

的城邑。 城：指城墙。 雄 (zhì)：古度量名。古代城墙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雄。 国之害也：国家的祸患。

⑧制：制度，规定。郑是伯级诸侯，根据当时的制度，侯伯一级的城墙为三百雉，它的下属都城，大的不能超过它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能超过它的五分之一，小的不能超过它的九分之一。即文中所说：“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⑨不度：不合法度。 非制：不符合先王的制度。 君：您。 不堪：受不了，指无法控制。

⑩焉：疑问代词，怎么能。 辟：同“避”，躲避。

⑪为：动词，安排。 所：处所。 无所滋蔓：不要让他滋长蔓延。

⑫既而：没过多久。 西鄙、北鄙：指西面与北面的边邑。 贰于己：兼属于自己所管。贰，两属。

⑬公子吕：郑国大夫，字子封。 若之何：怎么办。

⑭贰：指那些两属的地方。 至于：达到。 廉延：郑国邑名，在今河南省延津县北。

⑮厚：谓土地得到扩张。 众：民众，引伸为力量。

⑯不义：指对国君不忠。 不昵：得不到人们的拥戴。昵，亲的意思。此有拥护，拥戴之意。 崩：垮台。

⑰完：完成对城郭的修整。 聚：聚积民众。 缪：制造，修造。 甲兵：此泛指武器。

⑱具：置备。 卒：步兵。 乘 (shèng)：兵车。 夫人：指武姜。 启之：为段打开城门。指做内应。

⑲期：袭郑的日期。 帅：通“率”。率领。 二百乘：古时兵车一乘上站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百乘，即甲士六百人，步卒一万四千四百人。可见郑庄公对大叔段是加以重兵的。